

普罗米修斯在西方文学史上的 形象变迁

潘桂英

【摘要】西方经典文学形象普罗米修斯,其盗火惠人的英勇事迹广为世人传颂。至20世纪中叶,普罗米修斯逐渐成为了挑战与颠覆传统价值观的代表。然而应当指出,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此种意义相对来说出现较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才得以逐渐形成。在延续已近3000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奥德修斯之旅”^①中,普罗米修斯神话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间经历了各式各样、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阐释。

【关键词】普罗米修斯 古希腊神话 神话原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2-0104-05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伊阿佩托斯与女神塞弥丝(一说俄开阿诺之女克鲁墨奈)之子。他聪明诡谲、多才多艺。其名字前半部分 pro- 为前缀,表示“在前”、“先于”;后半部分 metheus 意为“知识”或“知道”,合在一起表示“先知”之意。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技术而成为人类利益的代表者。

遗憾的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起源已无以稽考。根据加斯頓·巴什拉关于神话的起源观来看,该神话与火的起源问题密不可分,是最古老、最具世界性的神话之一。类似的故事在印第安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神话中均可以找到。^②在系统的文本模式出现之前,这些故事极有可能已为人们口口相传。荷马提到过普罗米修斯的父亲伊阿佩托斯,但未提到普罗米修斯。公元前8世纪的赫西俄德首次将该神话写入文学作品。

一、最初的文学形象：工于心计的行骗者

普罗米修斯首次出现于文学作品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中,所占篇幅均很短小。《神谱》中的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同辈,是伊阿佩托斯与美踝的克吕墨涅之子。他聪明狡黠、喜行欺骗,和他的三个兄弟阿特拉斯、墨诺提

俄斯、厄庇米修斯一样,都因违逆宙斯而受到惩罚。赫西俄德对他的描述带有“半喜剧”的味道:

神灵与凡人发生争执。为与奥林波斯之王宙斯比赛智慧,普罗米修斯宰杀大牛并布置圈套:把牛肉和肥硕的内脏堆在牛皮上,放于凡人面前,上面罩以牛的瘤胃,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一层发亮的脂肪。识破诡计后的宙斯勃然大怒,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会死的人类。普罗米修斯又用空茴香杆偷走火种。宙斯愤怒得无以复加,立即给人类制造了一个祸害,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他为人类送去带给他们不幸、只能同享富裕而不能共熬贫穷的女人潘多拉。普罗米修斯更是罪责难逃。宙斯用挣不掉的绳索和无情的锁链捆绑了他,用长矛剖开他的胸膛,派大鹰停在他身上不断啄食他那不死的肝脏,但夜晚肝脏又复生长。为给自己卓越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带来荣誉,对普罗米修斯仍很气愤的宙斯最终还是捐弃了前嫌,让赫拉克勒斯杀死大鹰。普罗米修斯的痛苦也得以解除。赫西俄德在故事

① Pierre Brunel,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 Press, 1992, p. 968.

②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p. 968.

的结尾处评论到：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

赫西俄德把普罗米修斯神话嵌入到了另一部关于道德和训诫的诗歌《工作与时日》中，以教导他的侄子佩尔塞斯：要尊重神的正义，欺骗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会阻碍发展。他开篇称颂代表正义与公正的宙斯，谴责乐于挑起罪恶争端的第一类不和女神；并将这类不和女神与第二类有益于人类的不和女神作对比，指出第二类不和女神激励人们正面攀比而热爱劳作，有利于人类进步。紧接着，赫西俄德便引用普罗米修斯神话：是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宙斯，宙斯才为人类“藏起了火种”、“设计了悲哀”。^① 普罗米修斯神话明显成为了第一类不和女神的注解，是他挑起了神与神、神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不像第二类不和女神期望人类那样的勤劳致富。欺骗是勤劳的反面。普罗米修斯被作为了反面例证，他玩弄的花招打破了“原本生活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② 的人类的安居乐业，迎来了“娇气女性的起源”^③ 潘多拉。尽管他预见宙斯送给厄庇米修斯^④的这一礼物会成为人类的祸害，但却没能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短浅。带有赫尔墨斯的“谎言”和一颗“狡黠的心灵”的潘多拉，^⑤ 俨然就是那个欺骗宙斯的普罗米修斯在某种角度上的翻版，宙斯的这一报复行为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见他对欺骗的厌恶。可怜的人类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对宙斯鲁莽的欺骗而惨遭株连。

显然，赫西俄德是站在奥林波斯父神宙斯的立场记述和评价普罗米修斯神话，正如韦尔南所说：“在赫西俄德描写的城邦制以及以前的世界里……公正则是一个至高无上却又远不可及的神。”^⑥ 用布鲁内尔·皮埃尔的评价就是“屈从于神意”，即宙斯的意愿。而人类只是宇宙秩序中的微弱部分，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作为独立发展体的权利。“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永远轮回地生活未必就是好事。不仅尊重宇宙秩序，还要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并在二者之间寻找智慧的和谐，几百年后的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为我们提供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另一种崭新诠释。

二、古希腊原型：奠定普罗米修斯普遍形象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青睐。他现存最早的作品《波斯人》后的萨图罗斯剧题目是《普罗米修斯——点火者》（前472年）、《七勇攻忒拜》（前467年），萨图罗斯剧《斯芬克斯》的片段中也提到了普罗米修斯和他的花环。

不幸的是，《被绑的普罗米修斯》的写作年代已无

从考证，近年来多数人认为它一定晚于《俄瑞斯忒亚》（前458年），创作于埃斯库罗斯最后一次西西里之行。^⑦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是三连剧的第一出，^⑧ 其他两出为《被解绑的普罗米修斯》和《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均已佚失。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新生的奥林波斯神系初掌世界。不同于赫西俄德的半喜剧式叙述，埃斯库罗斯设计了一个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的悲剧人物，^⑨ 他首次奠定了世人心目中普罗米修斯高大的普遍形象。赫西俄德笔下与宙斯同辈的普罗米修斯一跃而成宙斯的叔辈、老一辈提坦的一员。连他的兄弟，埃斯库罗斯也只提到了那位悲壮的受苦英雄阿特拉斯。普罗米修斯成了“本身也是大地（伽娅）”^⑩ 的塞弥丝的儿子，直接继承了“大地”母亲对未来之事的预知能力，掌握了连宙斯都无以得知的秘密。这个只为塞弥丝和普罗米修斯所知的秘密，成了普罗米修斯对付宙斯的唯一也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埃氏还展示了普罗米修斯在神族斗争史以及人类文明史上的双重重要性：是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打败提坦，建立了奥林波斯神权；也是普罗米修斯，不仅给了人类火种，还带去了一切技艺。

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宙斯初为众神之王，这位在埃斯库罗斯其他悲剧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在此只有凶残、多变和专制。他决意摧毁人类，而普罗米

① 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② 赫西俄德著《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③ 即“可怕的一类妇女的起源”，参见《工作与时日·神谱》，第44页。

④ 普罗米修斯之弟，“事后者”。

⑤ 《工作与时日·神谱》，第3页。

⑥ 让一皮埃尔·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页。

⑦ James Scully and C. J. Herington (trans.),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ntroduction, p. 7.

⑧ 一些学者认为《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讲述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为三连剧第一出。笔者赞成 James C Hogan 的观点，《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为第一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在该出戏中得以讲述，这一行为也并不需做前期解释；而《送火者的普罗米修斯》很可能是最后一出，它讲述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和解，以及火把节的成立和在雅典崇拜普罗米修斯的节日庆典。详见 James C Hogan,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Aeschyl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274.

⑨ *Prometheus Bound* (Aeschylus), p. 3.

⑩ 埃斯库罗斯著《埃斯库罗斯悲剧集》（一），陈中梅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注释。

修斯却在此时因盗火惠人而获罪，被宙斯钉于高加索之岩壁，成为了不公正力量的受害者和正义的殉道者。河神俄开阿诺斯同情普罗米修斯，却也指责他僭越了权力。因为无论普罗米修斯的初衷何等善良，他毕竟违背了神族规则。^① 俄开阿诺斯的劝说遭到了普罗米修斯的拒绝和反对，他向歌队表示自己不怕苦难，宙斯终会与自己和解，因为他握有那个足以推翻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宙斯的另一位受害者伊娥向普罗米修斯讲述了她的“命运”，普罗米修斯预言伊娥的后人将会解救自己。赫尔墨斯威吓普罗米修斯说出宙斯的婚姻秘密，但普罗米修斯不屈不挠，甚至扬言让宙斯给予自己更残酷的酷刑，最后在山崩地裂中坠入深渊。

敢于救援凡人，为宇宙秩序中渺小的人类盗取火种；敢于因此而向奥林波斯最高统治者宙斯叫板，使其无法一手遮天，身缚镣铐而毫不示弱，埃氏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文学史和人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宇宙秩序不（再）像在传统的神谱中那样建立在一个主神的威力、他的个人统治或‘王权’之上，而是建立在宇宙的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之上，这种规律和法则要求大自然的所有组成部分都遵循一种平等的秩序，任何部分都不能统治其他部分。”^② 是普罗米修斯，首次气壮山河地正面挑战了宙斯的王权，誓要为人类争得一份利益。尽管他在埃氏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受难英雄的形象，但他对宙斯的抗争，已全然不同于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对阿伽门农的消极反抗。^③ 他开启、表达的是人类对强权和压迫的正面抗争。

然而，这只是三连剧中的一出。从三连剧残存片段我们得知，悲剧并非止于鱼死网破。三万年后，宙斯最终让伊娥的后代赫拉克勒斯射杀大鹰、释放了提坦；作为回报，普罗米修斯将威胁宙斯统治的婚姻秘密告知了他。^④ 他们之间达成了相互的友好关系，一切都不再是剧本之初那看似永难休止的残忍折磨和骄横反抗。他们各自捐弃前嫌、收敛锋芒，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走向对方。世界也在暴力与喧嚣的解脱中达成了宁静与平和。

这就是整个三连剧中的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首次塑造了普罗米修斯高大正面的受难英雄形象：他为人类谋利而自陷囹圄，其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一直影响到了当代的读者。也是埃斯库罗斯首次为这一正面形象设立了抗争的界限。普罗米修斯（包括宙斯）不是纯粹的脸谱形象，他和宙斯一样带有古希腊神明不可避免“神”性缺点，他俩在双方“节制”各自缺点的痛苦过程中，才逐渐达成了正义与神意的谐和，表达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进步观。埃氏塑造的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原型”，因其对宙斯正面的抗争、形象的复杂和意蕴的深远，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这一西方经典形象史上的开

山鼻祖、第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广为后人效仿。

三、过渡形象：知识精英的诉求对象

古希腊古典时期以普罗米修斯为主题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未能幸存。但根据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的结构研究看，这一神话在当时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很受欢迎，其中的某些主题塑造得也极为成功。普罗米修斯不仅被描述为科学技术的鼻祖，还从受难英雄一跃而成为了人类的创始者，并带有古罗马时期反叛权威和颠倒秩序的阴谋家的气质。但是，现存的几乎所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文学文本的写作都带有喜剧色彩，传统神话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漫长的中世纪，普罗米修斯不为世俗所知，他主要出现在学者和教父笔下。他们利用普罗米修斯形象去激化天主教与异教徒之间的矛盾。圣·奥古斯丁视普罗米修斯为那个时代的摩西；而有人则认为普罗米修斯被一个无知的民族神化了。教父们也只是在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义之间做一些简单肤浅的穿凿附会。

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神话重现光芒，《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出现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版本。但该时期对埃斯库罗斯的了解也只限于学者范围，人文主义者通过古代二流作家或神话字典和汇编获得神话的相关知识。唯一的例外是薄伽丘的《论异教神谱》，其中普罗米修斯被塑造成为学者的象征和知识的捍卫者。他的被绑高加索，象征了人的心智被困于追寻知识的路途中，他渴望、也有权利去探寻自然的奥秘。这一主题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共鸣。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了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乔达诺·布鲁诺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反抗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束缚，呼唤完全的自由；只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悲叹自我发展愿望永被禁锢的“可怜的普罗米修斯”的处境。除此之外，英国剧作家马洛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主人翁身上明显带有普罗米修斯的影子，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反叛英雄撒旦比浮士德更贴近于普罗米修斯原型。但整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按照普罗米修斯神话塑造的形

①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p. 970.

② 《希腊思想的起源》，“新版序言”第3页。

③ 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阿基琉斯，因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夺了自己心爱的女俘而拒绝出战、整日拨弄竖琴以排解苦闷。

④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p. 971.

象变化太过随意，失去了形象本身包孕的内涵力量。

17世纪，普罗米修斯形象少有创新。比较神话学以《圣经》的绝对权威为基础，视普罗米修斯为异教徒。值得注意的有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的《普罗米修斯的塑像》，该剧富含深意，是继埃斯库罗斯之后阐释神话的首部重要作品。卡尔德隆认为道德可以强化知识，知识让人摆脱蒙昧、拥有自信。^①

可以看出，尽管这一时期普罗米修斯神话影响范围有限，未能走出原型涵盖的范畴，但在这些过渡形象中，“人”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绝对的重视，普罗米修斯成为了越来越强调自我的文化人诉诸自身精神和文化处境的一种象征，更多地代表了人类精英阶层对知识的渴望、对蒙昧主义的抗争和对自我精神的诉求，从而为普罗米修斯形象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次新生做好了铺垫。

四、又一座里程碑：西方近代革命者形象

18世纪，伴随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相继兴起，古希腊戏剧更加广为流传，埃斯库罗斯的一些剧本被翻译成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然而，该世纪也出现了对普罗米修斯神话极为悲观的阐释：卢梭批判普罗米修斯在人类社会化的罪恶进程中扼杀了人类原本美好的天性；布吕墨瓦等人认为盗火行为的本质是“违抗”，而违抗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源头。尽管如此，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积极阐释依然占据了时代主流。

（一）歌德笔下自由不羁的叛逆者

18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叶，狂飙突进运动席卷德国。否定上帝与权威，推崇天才，主张与自然融合、与现存秩序决裂，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狂飙突进运动主要代表歌德改写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但他的《普罗米修斯》（1773年）只写了两幕，并未完成，1774年又写了一首《普罗米修斯独白》，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普罗米修斯》。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薄伽丘式的教育家，他教导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存在和感受，还教会人们如何去爱。他是社会公正的奠基人和立法者，只承认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普罗米修斯成为了天才诗人，他的创造源自内心，消除了艺术哲学的抽象性，挑战了假借创造力为名的一切模仿形式。^② 普罗米修斯甚至否认自己的神性：“我不是神，但自认与神一样伟大。”他甚至完全无视宙斯，尼采让后人惊服不已的“上帝已死”，歌德早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了。^③ “我就坐在这里，请按照/我的模样造人吧，造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种族，/去受苦，去哭泣，/去享

受，去取乐——/而且不尊重你，/也像我！”^④

（二）拜伦式悲剧英雄：隐忍而悲壮

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拜伦，于1816年创作《普罗米修斯》，其激昂火热的战斗激情对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战争的诗人在诗歌结尾处悲壮地预言：普罗米修斯必将高唱胜利的凯歌。“拜伦式英雄”也因拜伦的个人遭遇和精神气质与普罗米修斯的接近而得名。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对人类满怀悲悯、为其受苦而咬紧牙关。他不屈服于任何酷刑的折磨，也不愿让任何人看出他的痛苦。埃斯库罗斯作品中作为普罗米修斯制胜宙斯的法宝之一——神明的不死性——在拜伦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也表现为了“最不幸的天赋”，因为被囚禁的巨人被剥夺了“死的幸福”，只能“永恒”地“忍受”。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肯“求得和解”，保守着对未来的秘密，以无止境的沉默让宙斯悔恨和惊悸。相较于原型不时的长吁短叹，拜伦诗中的普罗米修斯从未有过半点哀叹，他在逆境中顽强振奋，与敌人对抗到底。

（三）雪莱的普罗米修斯：完美的革命先驱者

雪莱于1820年创作了别具一格的五幕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无法容忍在自己看来有损道德和正义的普宙和解，“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位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⑤ 雪莱从小就开始阅读伏尔泰、狄德罗、葛德文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向往自由，仇视压迫。离开学校后，社会的黑暗腐朽更加坚定了他的民主自由思想。雪莱对于社会的反叛意识越来越强烈，他的诗剧有着明显的政治性。英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自己所遭受的压迫，让雪莱深感要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彻底推翻现存秩序。他将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为“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⑥ 他智慧勇敢，捍卫人类而不屈服强权，充满乐观精神，代表了爱和希望，其博大

① 本节内容参考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pp. 972—975.

② 参考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 Heroes and Archetypes*, p. 977.

③ 叶隽：《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普罗米修斯〉断片中的“宿命叛逆”现象及其思想史元素》，《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歌德文集》第8卷，冯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⑤ 雪莱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邵洵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原序”第1页。

⑥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第2页。

的胸怀甚至可与基督相比。^①诗剧整体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积极革命情绪，雪莱认为社会和自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是历史必然规律。作为人类捍卫者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代表了人类和万物的解放。不可否认，雪莱的思想极具超前性，对当时的社会革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历史也证明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缺乏社会根基的乌托邦理想的脆弱，它只能以失败收场。

在歌德、拜伦以及雪莱等人笔下，压迫势力终被推倒。神被驱逐了，普罗米修斯代表的人胜利了。相较于埃斯库罗斯笔下那位通过漫长痛苦的煎熬而达成最终智慧——与宙斯和解——的普罗米修斯，雪莱的普罗米修斯与对立阶级完全决裂了。雪莱在前人基础之上树立的完整丰满的西方近代全新革命者形象，使普罗米修斯形象继古希腊原型之后达到了又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该形象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浪漫主义支持者们争相效仿雪莱树立的这一主题。就连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序言中，也借用普罗米修斯——“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②——去表达“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的深刻哲理。^③这些形象和歌德、拜伦以及雪莱等人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一起，共同建构了普罗米修斯的西方近代形象。而在这些共同建构中，以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最为有力：他在漫长岁月中遭致压迫、折磨和酷刑也决不放弃、决不妥协，最终彻底推翻朱庇特的统治，吹响革命胜利号角；他不再是埃斯库罗斯三连剧中那位可从多角度阐释的受难英雄，他是彻底的反叛者、革命者和胜利者。

结语

普罗米修斯形象在西方的发展确实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奥德修斯之旅”。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阐释与发展，并非只限于今人心目中传统价值观的挑战者与颠覆者。需指出的是，

现代主义的兴起让卢梭等人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悲观解释有所回巢。犹如尼采批判苏格拉底将人类带进了痛苦的理性文明一般，普罗米修斯也成为了现代文明攻击的对象。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西方人深感衍生自机械文明的种种现代性痛苦，向往回到那原本“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普罗米修斯的人类创造者形象受到了质疑。阐释的多样性正说明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广博魅力，普罗米修斯似乎成为了任何一个时代均可借以表达自我的一种象征。

导师陈中梅教授点评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和文化界人士对普罗米修斯赞赏有加，已造成一种评论定势。然而，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有缺点的，并非十全十美的“英雄”。显然，国人对普罗米修斯的认识并不完整。带着问题意识，潘桂英同学对此进行了深入地思考。通过广泛地阅读，她对国内自3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为有必要以普氏在中国的接受为题写一论文。本文主题鲜明，布局合理，内容丰富，有创新见解，是一篇好文章。（注：本篇论文是潘桂英同学就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

2010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马光

① 余冰：《欧洲文学中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③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页。

The Evolvement of Prometheu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Pan Guiying

Abstract: Prometheus, the classical image in western literature, is well praised by people for his heroic exploits of stealing fire for human beings. While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metheus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destroyer and challenger of traditional value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however, that this kind of meaning of Prometheus appeared relatively late and was establish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Odysseus' which has lasted for almost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myth of Prometheus has been very flexible and has undergone varied and even contradictory interpretations in many occasions.

Key words: Prometheus; the ancient Greek myth; myth prototype